读史札记

洋泾浜英语小述

邱志红

在英语在华传播的过程中，一些活跃在通商口岸、商埠城市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与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出于做生意、进行交流的需要自创了一种“破碎”的英语，即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尽管它的词汇大部分源自英文，但是它的语音却基本上是按照汉语（确切地说是地方方言——粤、甬、沪等）的发音系统，语法结构也是遵循汉语的表达方式，故与正规的英语相差甚远。本文拟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对这种“破碎”英语进行一简略的历史考察，以期揭示其基本特征与社会影响。

一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研究洋泾浜英语的早期专著主要有查尔斯·莱兰德（Charles G. Leland, 1824 - 1903）的《洋泾浜英语歌谣集（Pidgin - English Sing - song: Songs and Stories in The China - English Dialect）》（1876 年出版于伦敦，以歌谣的形式记录了外国下层侨民所使用的洋泾浜英语的基本特征），H. W. G. Hayter 的 Pidgin English rhymes: being the strange adventures of Wei Man - man and Ossaw Tee（1909 年出版于上海），A. P. Hill 的 Broken China: A Vocabulary of Pidgin English（1920 年出版于上海）。美国康奈尔大学语言学教授 Robert A. Hall 于 1955 年出版的 Hands off Pidgin English，主要对世界范围内的洋泾浜英语进行了论述和分析，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到中国的情况。

19 世纪初，在中国沿海一带活动的外国商人、海员、传教士，其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洋泾浜英语零星、片断的早期记载。马礼逊父子算是较早自觉地系统记录、解释、关注洋泾浜英语的人。1823 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在马六甲出版了 Notices concerning China and the port of Canton。书后附有一个“English and Chinese Index”，既是书中所用词语的索引，也对包括洋泾浜英语在内的词语进行了解释。但他还没有明确洋泾浜英语的概念，既不用“Jargon”也不用“Pidgin”一类的词来对这些词语定性，只是称其为“slang of Canton”。1834 年，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 - 1843）出版了《中国商业指南》一书，书前列有“Glossary of words and phrases to the jargon spoken at Canton”，比较详细地列举、解释了洋泾浜英语的词汇、短语及句子，并对其中一些语词的词源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①。1836 年 1 月，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 - 1884）在“Chinese Repository”第 4 期上发表题为“Jargon spoken at Canton”的文章，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洋泾浜英语对话的比较完整的文本，还对此进行专门讨论，将之当作一种在广州使用的“粗俗土语”，并明确说“这种土语

[收稿日期] 2004 - 10 - 15
[作者简介] 邱志红（1977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2003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被称为广州英语”(“the jargon called Canton English”)[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 - 1916)在其《花甲忆记》中讲述学习汉语的情形时,也介绍了这种当时中国人无师自通的语言——洋泾浜英语[③]。19 世纪 20、30 年代曾在广州做生意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 1812 - 1891)于 1882 年出版了一本《广州番鬼录》(Fan kuei at Canton),书中介绍了一种当时“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作者称之为“广东英语”(Pigeon English)[④]。查尔斯·莱兰德的 Pidgin - English Sing - song 中曾提到一本 12 - 15 页,题为 A Vocabulary of Words in Use among the Red - Haired People 的书,也涉及到广州英语的特征和样态[⑤]。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对洋泾浜英语也有所注意。清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初五、初七、十五及十九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杨勋连续在《申报》上刊载《别琴竹枝词》百首,再现了晚清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基本面貌。王芝因游历英吉利,曾作《海客日谭》一书。是书成书于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九日,刊刻于光绪丙子年(1876)。卷首即为《英吉利语略》,用沪音注释 26 个英语字母以及从日月星辰、飞禽鸟兽到日用物品、瓜果菜蔬、人称数字等等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基本洋泾浜英语词汇。为了便于人们学习和记诵,晚清上海同时还流行着种种版本的洋泾浜英语歌诀,基本上是由粗通英文的中国人编写而成[⑥]。光绪六年(1880),上海点石斋画报出版了一本石印版的《无师自通英语录》,点石斋主人称“是书系常用之语分类译成英文注以华字”,所以“最便学习”[⑦]。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一本署名绿竹山房作序、上海美华石印、光绪二十六年(1900)版本的《无师自通英语录》(English Without a Master)。是书分相见问答、买卖问答、雇工问答、开船问答、书馆问答、杂话问答、新增杂话问答七大类,共 878 句,在当时可谓“自日用饮食以至往来贸易,条分缕析,灿若列目,固后学之津梁,通商之要诀”[⑧]。每个句子基本上分两部分,第一横行为中文句子,下面是相应的英文句子,而每个英文句子上面是对应每个英文单词的中文含义,下面则是对应的汉语注音(基本以宁波话为主,部分以北京话注音)。

二

洋泾浜英语最初发轫于广州,后随着贸易中心的转移,在上海得以充分发展,并盛极一时。所以,如果按照洋泾浜英语在华流传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划分的话,则分成广州英语(Canton English)和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广州英语可以说是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的前身,也包含在广义的洋泾浜英语中,狭义的洋泾浜英语则特指上海的洋泾浜英语。而“Pidgin”这个词本身也习惯性追溯到广州英语时期,意思为“affair, business”。很可能当时说洋泾浜英语的人将“business”发成“bishin”的音,说英语的人听到这样的发音,依照自己的想像,去对应于与其发音相似的“pigeon”——也可能出于某种幽默[⑨]。因此,“Pidgin English”最初表示的是“Business English”,也就是最早在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使用的商业语言。

和正规的英语相比,洋泾浜英语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一)词汇量小。Robert A. Hill 在“Hands Off Pidgin English”中曾说中国洋泾浜英语有 700 多个或者更多[⑩]。事实上,翻阅有关的各种史料及专著,尚未有人统计出更为精确的数字。因为洋泾浜英语主要体现在“语”而不是“文”,所以对于文字形式的书写并不是使用者所刻意重视的。时人对洋泾浜英语书面形式的忽视与疏漏,使它的词汇量变化不定,词汇使用的寿命也长短不同。例如马儒翰的“Glossary”中列举了 47 个广州英语词汇和用语;杨勋在《别琴竹枝词》中共列出 234 个上海洋泾浜英语单词,32 个词组和 13 个句子;王芝在《英吉利语略》中罗列了 109 个常用洋泾浜英语单词及 10 个短语;在 Pidgin - English Sing - song 的附录中,作者给我们详细罗列了 441 个(除去 ee、chee、l 和 lo 这 4 个前后缀或万能词外,实 438 个)洋泾浜英语词汇。

相对于上海洋泾浜英语来说，广州英语的词汇量明显要少得多，其中有的词汇寿命极短，有的仍出现在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常用词汇中。如马儒翰语词集中的 chunam、corshuns 与 quisi 在莱兰德的“Pidgin - English Sing - song”中已经看不见，而像 can do、catchee、chinchin、chop、chop - chop、chow - chow、consoo、Fan - kwei、hong、Joss、makee、mandarin、pay、side、tanka、wantchee 等在“Pidgin - English Sing - song”中则保留了下来，几乎没有任何词形变化。

正因为词汇量小，所以与真正的英语相比，人们对洋泾浜英语的记诵和使用就要容易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会用一个词表达多种意思，以简单易记的小词代替难读难记的大词，或者用简单的词构成新词等，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词汇的作用。如 he 和 they 同音，I、me、my、mine、we、our、ours 都不加区别地用 my 表示；像 missionary 这样复杂的英语词汇就用短语 joss - house - man 代替；side 是最基本的简单词汇，this - side 就表示 here 的意思，top - side 就表示 upstairs 的意思等。这些特点在广州英语和上海的洋泾浜英语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后者更以广州英语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词汇量。

此外，由于在英国到广州进行贸易之前，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就已经开始了和中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所以在广州英语之前就有了洋泾浜葡萄牙语，即澳门葡语。广州英语的词源中就含有一定葡语的成分，还有个别的马来语、印度语、汉语等，而上海的洋泾浜英语的词源则更为丰富，不仅有英语、印度语，还有广东话、中国的官话、上海话等等。当然，洋泾浜英语主要来源还是英语，约占 75 %。⑪

（二）语音简化。由于洋泾浜英语是口语，其书面形式相对不固定，当它通过文字表达时，就自然而然地留下了著述者本人语言、文化特点的印记。多数英语初学者都习惯于从汉语（确切地说，是自己所惯用的方言）中寻找一个和某个英语发音相似的读音来替代这个发音，而各地方言的不同，又造成了用汉语表达英语时洋泾浜英语文字形式的不稳定性。⑫

受汉语音系的影响，在语音上洋泾浜英语与真正的英语有一定的差别，诚如卫三畏所分析的，“由于汉语发音具有单音节的特征，而（英文）单词中却包含许多元音，成年人几乎无法正确地说出一个有 3 到 4 个音节的词，特别是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时候。结果是当人们说这种词的时候，发音便变得支离破碎，对不熟悉这种情况的外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听懂的”⑬。

为了便于发音，洋泾浜英语的使用者将英语语音进行了适当的变通。对于中国人很难把握的英语词尾塞音的轻度爆破，就在以 t、ch、k 等结尾的单词后面，增加某种尾音，如将 want 发成 wantee，catch 发成 catchee，make 发成 makee，send 发成 sendee，等等，后来 ee 则发展成几乎所有名词和动词的普遍词尾词；对于大多数南方方言很难发出的一些语音，也相应做了语音的改变，r 经常发成 l 的音，如 lin 即 rain，flin 即 friend；s 同 sh，shpeakee 即 speak，shleep 即 sleep；p 同 b，如 powfoo（包袱）即 hundle，pi - me（白米）即 raw - rice，pi t’ahng（白糖）即 sugar，pee（笔）即 pen；以 ld 结尾的单词常发成 lo 结尾的音，省辅音的同时添加元音，如 cold 作 colo，child 作 chilo，gold 作 golo 等。⑭

与此同时，在用洋泾浜英语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有些语音不是根据英语单词而是根据汉语词汇来发音，莱兰德的“Pidgin - English Sing - song”中就出现了 42 个这样的词汇⑮。

（三）语法简单。洋泾浜英语的语法较真正的英语存在着大量的简化与删改。它没有动词活用、词形变化、单复数、所有格等语法变化，句法结构被最大限度的简化，所有的单词基本上只有一种形态，各句子成分基本上按照汉语（或各地方言）的词序来排列。

汉语的名词与代词均无曲折变化，洋泾浜英语的代词也因此省去主宾格所有格的差异，如以 my 代替 me，有时甚至还代替 I，以 he 代替 him。

汉语的表达中习惯有量词，并且量词种类繁多，而英语中却没有量词，为了使这二者在表达上保持意思对等，洋泾浜英语遵循汉语的表达习惯，在数词的后面加上 piece 或 fellow，

两个词的区别主要是用于表示无生命的物体或有生命的物体。如 two piece book 等于 two books，one fellow man 表示 one man。随着洋泾浜英语的发展，fellow 逐渐消失，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不再明显，统一用 piece 作为通用的量词。

作为为数极少的系动词，belong（belongy、belongey）的用法极为广泛，如 My belongy Consoo boy. 表示 I am Consul ’s servant.，You belong clever inside. 表示 You are intelligent.。

尽管洋泾浜英语的语法简单，但是它有时也表示一定的时态，只不过相对于英语来说不那么规范和严格。洋泾浜英语中的时态用单词 go 来表示，如 You go make that ting？即 Do you mean to do that ？

总的来说，洋泾浜英语的语言承载者为了交流的需要，在使用这一语言的过程中，受到自己方言中语音、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的干扰，对英语进行了相应的语言改变，并在外面罩上自己所理解的文化语境。各自所理解的文化语境不同，各自所使用的方言的细微差别，造成了洋泾浜英语的多种书面表现形式。相对于广州英语来说，上海洋泾浜英语丰富了词汇，规范了语法，而二者都体现了洋泾浜英语最基本的特征：简化的商业英语——词汇的简化、语音的简化和语法的简化。

三

目前关于洋泾浜英语的一般叙述则是特指近代上海开埠后在洋泾浜一带广泛流行于商人、水手、传教士等范围内的商业用语，因为语言承载者大多是下层阶层，所以很多时候被称为俚语、俗语等。与此同时，作为语言交流的媒介，它重视的是“语”而非“文”，结果各地方言发音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洋泾浜英语在发音上复杂性。一开始是粤音注音，后又用沪音注音；随着在上海做生意的宁波人的数量增多，以甬音注音的洋泾浜英语亦应运而生。所以，洋泾浜英语在语音形式上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和多样、复杂性，恰恰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不过，用方言注音的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中英两方初次大规模的语言接触过程中，英语在中国人面前，从语音到语法都是全然陌生的事物。英语在华传播伊始，中国人尚未创造出音标来对英语词汇进行语音的认知，只能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借助自己母语的语音对英语进行硬译。洋泾浜英语是一种历史的自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从 18 - 19 世纪的广东英语算起，洋泾浜英语在中国存在了近三个世纪，在近代外交、对外贸易和文化接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对中英双方语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来华的外国人为了与中国人进行交流，不得不在自己的语言上做出让步，使用这种洋泾浜英语。久而久之，洋泾浜英语进入英语成为英语系统里的俚语、习语，丰富了英语的词汇。如“赏海”（shanghai）在英语俚语中表示为（以酒或麻醉剂）使（某人）失去知觉然后拐带至出航的船上做水手；骗（某人）入困境[16]；撕票等。当代英语中有一条非常流行的习语 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了！”），也明显具有洋泾浜英语留下的痕迹。还有“葛二好司乃奴家，新桑一曲调琵琶”中的“新桑”（sing - song），现代英语中就用 sing - song - girl 来特指上海地区的妓女，不能不说也是借用了洋泾浜英语中的词汇。洋泾浜英语 chopsticks（筷子）也同样留在了英语词典中[17]。

另一方面，洋泾浜英语也影响到汉语的基本构词、用词习惯，其音译形式成为近代外来音译词的滥觞。尽管这些洋泾浜英语词汇流传至今的很少，除了弥撒、伦敦、dollar、dragon 等少数洋泾浜英语和今天的专有名词相同，至今仍在使用之外，像 rifle（来富）与后来频繁使用作为“来福枪”多少有些音译的关联，其余大部分的洋泾浜英语都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不规则的语法形式也最终被人们淘汰。但是像“燕梳”这样的词汇，曾在“保险”这一新名词在中国出现之前甚至同时，一直作为 insure 的音译广泛流行。而今天流行的 cacocalo 可口可乐，shampoo 香波，E - mail 依妹儿，bus 巴士等等这样的音译词，几乎都留下了洋泾浜英语词汇的影子。

洋泾浜英语对于中英双方语言的影响，恰恰印证了列文森的那句经典分析："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⑱

---

①参见周振鹤：《中国洋泾浜英语最早的语词集》，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

②S. S. William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432。吴义雄在其《"广州英语"与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载于《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一文中，将这一时期的 Pidgin English 翻译成"广州英语"，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 Pidgin English 称为"洋泾浜英语"(第 174 页)。

③参见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1 页。

④[美] 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4 页。

⑤作者称 Its outer cover is adorned with a full - length portrait of one of the red - haired race dressed in the costume of the Georgian period, in breeches and stockings, and armed with stick and sword，与周振鹤、吴义雄提到的《新刻红毛番话》和《红毛通用番话》封面的描述基本一致。具体参见周振鹤《红毛番话索解》（载于《广东社会科学》，1998 年第 4 期)，吴义雄《"广州英语"与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

⑥参见汪仲贤：《上海俗语图说》，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 页，这个《洋泾浜歌诀》是用甬音注音。

⑦《申报》光绪庚辰二月十二日（1880 年 3 月 22 日)，《请学英文英话者赐鉴》。

⑧《无师自通英语录》，上海美华石印，《光绪二十三年绿竹山房序》。

⑨Robert A. Hill: Hands off Pidgin English, Sydney, Pacific Publications Pty. Ltd. 1955, p. 30。

⑩Robert A. Hill: Hands off Pidgin English, p. 29.

⑪Robert A. Hill: Hands off Pidgin English, p. 91.

⑫如杨勋的《别琴竹枝词》、王芝的《英吉利语略》用的是沪音，洋泾浜歌诀和《无师自通英语录》是以甬音为主，同是 father、mother、come、go 这几个单词，在杨勋的《别琴竹枝词》中读作法达、袜达、考姆、谷，在《洋泾浜歌诀》中是发茶、卖茶、康姆、谷等。

⑬"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p. 432。

⑭Charles G. Leland: Pidgin - English Sing - song, London: Trübner & Co., Ludgate Hill, 1887.

⑮如 comprador 康摆渡，coolie 苦力，ee - sheung 衣裳，fan - kwei 番鬼，fa ts'ai 发财，fung - hwang 凤凰，haw 喝，ho 湖，how 好，huo 火，kung - he 恭喜，kwei 鬼，layeen 脸，lee - pi 礼拜，li 里，liu - shu 柳树，lod - yay 老爹，lü绿，mafoo 马夫，mah 马，mai - pan 买办，man - man 慢慢，maw 墨，mi 卖，ming - pi 明白，nar 哪儿，nee 你，nü - yen 女人，Owmoon 澳门，pee 笔，pi - me 白米，pi t'ahng 白糖，powfoo 包袱，shee 洗，sheen 信，sho 手，shoo 树，shooey 水，taidza 呆子，tau - ti 道台，Ying - kwo 英国，Yin - ke - li 英击利。

⑯《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51 页。

⑰洋泾浜英语"绰泼"即 chop chop，汉意为"快，快"。"筷"是"箸"，江南"箸"与"滞"同音，船民忌"滞"用其反义"快"，再加上形旁"竹"为"筷"；stick 是"棍子"。chopsticks 意为"很快的棍子"。

⑱[美]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9 页。